

校

經

廩

文

卷

校經廣文彙卷上三

嘉興李富孫旣法

介石詩鈔序

余家自明季葉分南北支數傳後南支輩行恆長然國初時贈光祿蓼園公與先徵士焯錦公言詩文相商權酬倡贈答路輩行而敦情誼若舅友然至今詩墨多有存者自是目來相繼結契好講藝論文各斬於古之立言酒筒詩版無少閒幾忘其服屬之疏遠矣族祖介石徵君幼稟庭訓植品讀書九日孝稱嘉慶丙辰薦舉孝廉方正其行說已達於朝憶當弱冠時與富孫兄弟輩結文社拈題刻燭常至宵分酒

酣且往議論古今成敗得失意氣慷慨視功名可且立致徵  
君之詩若文已爲同儕所傾折情意綢繆相視亦如舅友荏  
苒二十餘季摧挫頽嬗皆非曩日抵掌激昂之概富孫輩連  
蹇無所就不能有聞於世徵君自壯歲後亦鬱鬱未得展其  
素衷常客游四方於邗上爲最久一時蹤跡所至輒與賢人  
豪士交尋山涉水或覽物且抒情或登臨而裏古至於歌筵  
吟譙篇章廣韻極鬪酒題襟之雅其所作愈夥清而腴雋而  
彌旨皆從性情中出平生嬉嗜坡翁故無浮靡佻巧摹擬剽  
掇之弊茲錄苑後詩若干卷屬富孫論定并一言爲序嘗謂  
人之遇合升沈窮達俱有數存其間非人力所能爲然富賢

或不常而惟文字之流傳足自自主可歷久而不泯徵君雖  
不見用於時卽其文行之著亦足傳於後無疑也邇皆散處  
羈旅旅首之日少它時或各息塵鞅構三楹於梅花谿畔其  
出所著已相質當更有進乎此者魯晉阮氏所居道南道北  
不免貧富相形今徵君與富孫輩敦尙情誼其境遇又略同  
亦豈復有所嫌則晨夕過從而載酒聯吟不誠有優游燕笑  
之樂乎請卽以此言爲異日約

焮坪先生詩藁序

歲辛丑壬寅閒高係季未冠受業於表叔氏焮坪王先生之門時方學爲韻語見先生吟藁已繇富每一詩成輒取而誦之然未知先生之詩淵源之所在也先生高祖澹人曾祖心友兩先生皆言詩著聞於世尊君蕉園先生績學懋吟詠與同里許晦堂朱麗皋先從祖敬堂諸先生結衿契文酒詩宴之歡徃來酬咏之化始無虛日風流裙屐幾與前輩相埒諸先生或矜尙杜韓蕉園先生則言陶謝韋孟爲宗幽秀澹遠獨標一格先生少時擣柴耳目長復與楊丈未孩王文碧山輩相切劘上自漢魏六朝下迄唐宋元明國初諸大家靡

不沿流溯原其和平幽遠之指率本於家學頻季客武林及姚江覽古襄人輒有所作語亦愈工洵克嗣先人之音響者矣并歲先生與弟南田表丈校梓蕉園遺藁茲自編肯後所作古今體詩若干首命富孫爲之序竊惟古來門才莫盛於王氏梁太子詹事筠嘗論家門謂未有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今自澹人先生後數世有集亦可謂難已時富孫適有虎林之役攜先生藁於行笥篷窗晴雪對西湖南北諸雲峯校讀一過正復如諸山之開竅而盎然已溫朗然而明秀足已滌人之氛俗而移其情顧舟楫倥傯未暇捉管今季春復策柴車畱都下沙塵蓬勃中屏跡無事遂述數語已報先生之命

云

曾解堂曰文之間雅澹宕正如蓬窗姓雪坐對湖山足移  
我情

南田詩稟序

吾里之詩至國初而極盛竹垞簞谷荅谿山子諸老輩及先徵士公兄弟俱育才卓犖所學閎通淹貫發爲詩歌力追騷雅名譽滿海內一時言詩者莫不斂手推服下至芋陂晦堂蕉園諸先生亦皆振奮拔俗爭勝詞場徑來躋倡猶可見風流盛事南田表叔氏爲蕉園先生季子早失怙恃蓬蒿蕭然與伯氏腰纏數刻厲讀書尤嗜吟詠博觀古今諸家詩嘗曰所仕質之先敬堂從祖傳其有簞谷山子風致不入近俗卑靡畦徑二十季來益肆力於詩其和平要眇一徃情淡如水流旣遠而滌涸演迤之靡盡也又如山容初沐而娟淨明



秀之尤可愛也其始更進乎道而淡得唐賢三昧乎顧家貧甚日課徒自給妻試不得志浮沈諸生中雖坎坷困悴而意致高曠未嘗有累於心雲塢花邨煙晨月夕輒獨徃吟眺或與一二朋儕飲酒分賦長篇短什揮灑自如無不極其心之所蘊涵而止夫人之處境徃徃巨豐嗇爲悲愉窮厄枯槁志氣不得展舒每多侘傺愁苦之聲今讀是詩畱連光景頽叩自得絕無幽愁抑鬱牢落不平之意信足嗣前輩邀音而合乎性情之正者已

碧蘿吟館唱和詩序

余與海昌馬古芸舍人交二十餘年古芸工詩詞能文章名譽噪起爲秦小峴司寇張雲從都轉所知邇年余騎旅四方相見闌疏或偶道音問致殷勤之意而已今歲春古芸延余課其子於桐木邨握手論文知其造詣愈深著伦益夥才思豪邁恆灑灑數百言立就九變賓客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別琴尊陳硯席縱飲賦詩無虛日酒闌燈灺極其意興之所至而罷姚江朱少僊學博家居來訪遂偕徃游鴛湖廡城東瞿氏園與三五知己晨夕過從觴詠畱連如黃錫泉大令宋小茗學博皆會與余交契凡曠覽景物感懷今古相與拈題分

韻靡不宮商迭奏各叶孤桐豪竹之音而長短襍體皆備洵  
爲一時文酒之樂因輯徃來酬倡之什得若干首付剞劂已  
傳之夫人生之會合無常其散而忽聚聚而復散南北東西  
蹤跡靡定歲月既遷至邈然不得相親每當晦明風雨追游  
徃事輒怳惚如夢寐而惟文字之存可畱諸久遠雪泥鴻爪  
讀之者尙得於篇什中想曩時解后聯吟襟情契合之緣則  
其勝引爲不虛已晉顧仲瑛嘗第其篋箒贈荅詩爲草堂雅  
集目錄當日宴集之盛然則良友朋之歡會誠非偶然而斯  
編之刻亦可見風流文雅足與玉山竝傳且吾知異日或重  
逢飲宴題禊擊鉢相繼而有佗者海月江春當更爲披讀於

清泉白石閒矣書曰埃之

意香閣詞序

谷冀蘅圃侍御選浙西六家詞吾里獨居其半如朱竹垞太史江湖載酒集暨先徵士焯錦公山房詞耕客公耒邊詞三家噫盛矣族祖篁園先生爲嵯院嶧山公冢孫少從尊先公養恬先生游淮上酒筒歌版每侍席閒胚胎濡染固已有素季十三始隨侍歸卽工詩律九酷愛倚聲後復之淮撫先人之棠蔭裏替日之綺筵吟宴纏綿悱惻悉寓於詞三十後游閩中覽屏山螺江之勝壁荔枝啖瑤柱曾謹竹枝若干首其爲詞亦極工比季下榻梧谿桐華館與金比部鄂巖方處士嬾儒諸君晨夕酬倡袂愈富製愈工因合甫後所佗授諸梓

氏先生詞曰石帚爲宗及屯田清真夢窗玉田諸家洵能  
兼南北宋之長倘有繼龔氏而爲詞選者吾知先生之詞足  
與甫輩三家並傳敵於樂府者已

曾鯨堂曰敍次雅飭結構特緊

倚閣吟序

里中閨閣之能詩者自國初來厯得數人徐芝川夫人淑齡史耶君夫人靜媛鄭萼樓夫人道嫻竝工吟詠其夫婿又善詩閨中唱咏豔偶於時淑齡爲王邁人方伯幼女有競秀閣稟唐宋宮詞百首尤佳靜媛有飲綠軒稟朱竹垞太史題其後云雀桁門才林下姿貧家門戶苦難持紡輒蠶具多需落傳得盤中舊日詩道嫻有聽鳩樓稟沈歸愚宗伯選錄別裁集其詩皆和雅莊重絕無脂粉氣數十年間風流歇絕閨閣之能詩者尠矣從姊氏瑤圃主人厚齋先從叔次女早失怙時鼓堂先從祖方成進士需次居里課孫及女孫輩姊氏

通習孝經毛詩小戴記劉女傳諸書喜誦唐人詩於先徵士  
公山房集朱太史暴書亭集咸能背誦時爲韻語輒諧聲律  
句亦秀麗有致後從祖舍鄭邑叔母在家撫遺孤目養目教  
姊氏季及笄歸同里張君文石善持門戶事君姑盡孝接妯  
娒目和米鹽纖碎具有程灋文石雅擅詩才琴瑟靜好恆相  
隲倡每成一什互爲商論及從祖解組歸目詩學教孫輩姊  
氏歲時歸甯習聞講論於三唐兩宋之旨益加孳究而吟詠  
詠絮極一庭之樂事故其所佔多工尤善於賦物季來文石  
客海昌姊氏奉侍堂上課子讀書授目詩灋時歲偶嬰鬱疾  
纏綿二載猶復目詩句自遺其病革時一律有云卅載齏鹽



甘澹泊一天風雪了因緣讀之令人淒絕嘗手錄生平所化  
名曰倚閣吟今文石將謀付梓曰姊氏病中之意屬余校定  
并乞一言爲序竊念姊氏幼稟慈訓嫻內則柔順婉孌其淑  
行爲城鄙所重視事稍暇卽緝書莊諷偶有所得一腐於詩  
嘗曰婦人之職在絜滌澹勤滌濯與夫織紵組紃之常詩故  
非所宜僅取曰自娛故未嘗輕曰眎人也今讀其邊詩卽事  
見意感物言情悉本於溫厚和平之旨是可與競秀飲綠聽  
鴻諸集竝駕齊驅而吾里數十季來閩閩中之遺音又得藉  
曰不墜者矣

送伊耐園夫子陞任貴州糧儲道序

嘉慶五季公守禾郡政成報版六吏曰卓異薦入覲

天子嘉公治績記名旨監司用越二載特擢貴州糧儲道  
瀕行邦之人無不拒輪遮馬惜公之去頌公之復求吾浙扶  
老攜幼郊送者數十里不絕烏虜豈非公之深仁厚澤有已  
周浹滲漉於禾民而能然耶自公之蒞禾郡也嘉秀二邑學  
宮久圯科第亦不振公首興學校教育人材命兩邑侯庀材  
葺治殿廡巍然復新嘉學舊有田千餘畝縣吏僂匿爲姦公  
詳請大府復歸學諸生之肄業者得澹給之而人文日彬彬  
蔚起郡有鸞湖書院廢弛有日攷課者視爲具文士習繇此

而壞公慨然振興卽捐廉加膏火以厚之親課藝之上下以  
弊厲之諭以聖賢立身行己之道以變化之又分置嘉學田  
三百畝以爲經久計多士靡然向風奮自濯磨科名亦復盛  
是公教澤涵濡之所致也郡城之河從谷水來又有錦帶范  
蠡諸湖所以通舟楫便商旅歲久壅塞雖舡艇小舟不能過  
公復捐奉疏濬淺者以深淤者以通閱月而民大賴其利往  
來者輒歌頌不息嘉禾爲浙西大郡有志乘以備掌故自康  
熙間郡伯吳公修輯後迄今八十餘年紀載闕如公下車卽  
有志纂修遂延郡士分門編輯富孫亦廁其末公手定體例  
合至元柳鄒趙劉諸志薪其繇無補其缺而益以八十餘

季之故事稟成公親自釐定每日率數冊宐詳宐略斟酌精當成書八十卷而一郡之文獻足徵矣公持已也清已廉屬吏有餽遺者峻卻弗受常已敝裘付質庫已給用撫民已慈愛鞭撲不加而民自說服聽訟不已剛斷而荆清政簡嘗念育嬰之堂在西邨外稽察雖周致積弊幾廢公又損資遂置於東城外角里街重定規條整理如故卽此可見公保民之心焉公變士尤篤飲食教誨所已弊掖培養之者無不至於郡廨西闕嘉蔭軒公暇輒與諸生論詩講藝口授指畫不少勸不特一郡之士沐浴甄陶而吐哺握髮卽四方之賢雋莫不勤於接見樂得造就已成其材公誠心愛物周乎其隱已

故遇歲旱禱雨輒應連歲武原邨產兩岐瑞麥協氣旁流嘉  
祥疊至公之澤及禾民者至矣雖古循吏如龔遂之守渤海  
黃霸之守潁川亦無已過非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者  
與今公之督儲黔陽也黔省之額不及禾郡之半又當猥苗  
滋擾之餘征輸匪易公於邊儲利弊洞悉本末則因時興革  
芻藁米粟之屬當必有已充軍國之需而蘇民困者今 國  
家每已駕輕就熟收用人之效吾知

天子將大用公行見廉察旬宜暫開府必復重蒞吾浙茲暫  
借公司轉輸已屢開濟之策而使黔省之倉積待已復前日  
之充裕而紓其急也富強局公知取漢其頌公之來固不待

言而兩浙之民亦皆延頸舉踵望公之節鉞是又不獨吾禾民之所嚮手而私祝也已

送大中丞阮雲臺夫子述職序

嘉慶四年

天子親庶政總萬幾厲精求治曷咨亮采邁臻唐虞內外臣僚悉殫心膂封疆之任尤慎重簡畀冬十月特命少司馬儀徵阮公撫兩浙浙先爲公采風地土俗所宜民情所尚利之當興弊之當釐剔咸洞徹其本末公具名世才經文緯武持已曰廉待物曰誠恕至則絕苞苴除蠹政吏守絜清靡有貪黷耕疇不擾關吏無阻浙故瀕海盜匪恆出沒波濤中歲庚申有安南夷匪駕船劫掠估舶公督率將弁入海剿捕會天疾雷大風雨雲霧晦冥海波洶涌震盪匪船自相撞擊盡

爲漂沒於是夷酋就擒所獲器械無算僉謂公精誠格天所致歸已所得兵器重銷鑄秦檜等像置於岳王墓甫民大快之其餘盜匪皆遠去無敢近岸自此海洋靜謐不復爲患公崇文教樂育人材整飭講院復勅詒經精舍於西湖上擇浙東西之士三十餘人予餼廩肄業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詩古文辭富孫辱公知亦希與焉并祠濂許祭酒鄭司農二先師俾奮勉於通經致用尤好弊俗人倫吐哺握髮如恐不及傳言周公一日之閒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書者百人教士千人惟公能塵塵不券治事稍暇媵壹著書多有芹人所未發雖唐宋諸儒不及也郡邑偶有水旱輒捐廉



調劑悉心籌畫權宜盡善必親稽筭曰振給之民無填壑者  
檄令州縣行保甲弭姦戢閭里皆得安枕無虞公之敬敏在  
於國計民生湛恩厯鴻滋液滲漉土慶於室民歌於野商賈  
行旅相與并於道路三季化七洽公請覲述職 許俟新藩  
履任後詣 闕逾兩月復

諭公核奏銷定秋讞迺拜奏行所曰信任倚重公者如此管  
朱文端李敏達兩公撫浙一治曰和一治曰嚴皆有惠政及  
於後世至今多樂道之公事業度越兩公經綸匡濟淡爲

主上所知持節鉞膺重寄得曰大屢其謀猷澤溥生民威懾  
海澨古所僞立惠立功立言二者獨公能兼之瀕行浙人士

咸慮公將入贊 綸扉參預樞密伏思

聖天子嘉公丕績懋賞酬庸咸孚一惠必復 寵公來使兩  
浙之民沐膏浴澤周浹曼羨溢於無窮而後位三公調台鼎  
謨明弼諧廢屨一堂上繼皋禹之業下媿山甫召虎之勛與  
天下共被其休祿也公門下士皆賦詩頌行富孫謹述數言  
呂爲敘

送錢嘯廬之楚南序

余少時麓知文藝輒喜當世方輿紀載之書已攷其山川人物所在論其形勝阨塞遺蹟故址之處未嘗不曰宋守一隅不得走四方徧觀形勢親歷其區域爲憾也今秋錢子嘯廬爲婺源鮑君延課其子於楚南之桃源縣署竊曰桃源爲南楚勝地南接沅江東連澧洲杜蘅蘭芷霍靡芳馨楚辭所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是也治中有桃源山山旁一洞相傳卽秦人避地處陶靖節有記武山下武陵谿流水盤迴叢木蒼鬱孟襄陽詩云水迴青嶂合雲度綠谿陰也東龍陽二十里有橘洲爲李衡種橘之地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

戶侯等若是則其山水之勝不適足已資好古者之吟詠而發其幽情蓄念者與晉昌黎題桃源圖詩云神僊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則疑其事而不知爲假與真也至蘇子瞻洪駒父之流則已爲源中人非神僊復從而辨之夫自秦至晉甫後五六百季當時之興衰治亂皆其所眼見而與世隔絕漁者乃得舍舟已入及出而復不知其所此豈有託而言乎其亦有不可知者矣我故不具論論其地之勝概如此錢子勤學能詩無它嗜好其生平所蘊積時見於詩楚南自屈宋後古賢舊蹟所在多有錢子於授經之暇徃而登响樓揆二酉弔賈傅之廟訪陶公之灘過滄水忝武陵攀擷蘭芷

酌飲鄙醪俛仰上下得毋有感慨悲裏而裴回不去者乎則夫山川人物形勝阨塞遺蹟故址之處必有發爲詩歌輯爲紀聞者異日當寓書告余而得其槩爾

敬堂從祖曰有徵引有興會有開合呼應其用筆清遠澹而彌旨有先集神味

張子鶴遺藁序

唐時言詩賦取士可曰觀作者之性情才力而知其所蘊故唐人之詩賦獨得正源宋元明設科既異派別亦稍殊詞爲詩之餘肇自唐季至南北宋而極盛慢詞小令各擅其長後人能兼通其藝者尠矣張君子鶴幼承家學厲志讀書欲自奮於羣正之林於四書經義外復嗜古賦詩詞瀏覽既博涵泳復深務究其源而得其意之所在故其賦典雅而則能屏去俗豔詩歌各體詠裏賦物卽景抒情得漢魏三唐之遺響五言試帖氣體尤超羣不染世俗纖靡之習駢偶上游徐庾而於近代頗好有正味齋集惜爲箋注而未竟其業倚聲清

倚峭逸不減白石梅谿諸家君具此俊才而又兼之曰學力  
藻翰所敷必蘄至於古之作者使遇其時得藉扶搖之勢將  
雍容載筆入箸作之廷和其聲曰鳴 國家之盛夫復奚媿  
不秀厯至中季粹遭厄運霜雪交侵悲傷慘酷竟曰是摧折  
其身不禁撫卷而爲之歔歔慨歎者已

校經廬文集卷十三



校經廣文彙卷第十四

嘉興李富孫既訪

鄉飲賓王澹人先生傳

先生諱選字履坤號澹人明季邑庠生其系出自琅邪宋靖  
康時有諱稟者曰副都總管鎮守太原金兵攻城陷與子荀  
同歿節追封安化郡王孫沆得襲封賜第居海昌傳十七世  
黻爲先生高祖贅里中錢氏遂家於梅里曾祖廷用端謹好  
施里人俾爲長者祖薇父有恩篤孝砥行先後舉鄉飲賓先  
生早失恃繼母杜孺人鞠育之及長奉侍親盡孝事兄遜唯  
謹刻志讀書弱冠補博士弟子時王邁人方伯蔣丹崖明府



在里九爲莫逆交悉得其文章祕鑰復與先族祖山顏明遠  
洎錢于九夏長卿諸先生論文校藝博覽羣籍慨然曰用世  
爲己任人咸謂當立取科第曰屢其袞負樹功名然婁尅棘  
闡不售旋遭父憂迺絕意進取曰時之通塞皆命也吾安之  
可矣恆與族鄰中取知契者晨夕往來尊酒賦詩曰爲樂訓  
諸子甚嚴同里屠闔伯先生曰道自尊延致於塾督課之杜  
遇徐宗伯未第時先生識其才器非常又招同硯席相與切  
劘故皆得有所成就尤善治生產持籌會計纖悉得當性喜  
施予積置田二百餘畝爲備墓祭有餘曰卹貧乏夏則捨蠶  
帳冬則施絮襖歲凶則爲糜粥曰濟餒其不能舉火者每月

給以米歿而不能殮者必出財以賻又嘗檢鄉人負券數百紙悉焚棄之郡守袁公國粹聞先生惠行以禮娉爲鄉飲介賓後守張公某復娉爲大賓先生以季旄固辭晚歲戲門謝客唯與形家者善能按按地理精奧有輿圖局向數篇子俠歲貢生永康縣訓導卮歲貢生入國子監選陝西寧州同知著有霖隱齋詩藁先生元孫炳虎爲先子從母表弟以先生行述命富孫爲傳因謹刪潤詮次之如此

李富孫曰許先生晦堂輯梅里詩偁先生博學能文有聲復社中素善病以著述自娛其梗概可見顧行述未之及也先生績學雖未顯於世而隱惠善行至今人猶偁道之數世以

來子姓繇衍詩禮淵源兼能日文行知名此謂非先生之流  
澤也與

許晦堂先生傳

許先生晦堂名燦字恆之一字衡紫嘉興梅會里人。詩名  
於時考雲龍曰武進士授戶部出爲陝西漁渡路游府轉西  
安撫標右營陞甘州營參戎先生生於西陲門三歲可佩  
母夫人扶櫬還里六歲就外傅卽私自吟哦不輟師異之譽  
其寢處有詩艸數番頗鏗鏘可誦益奇之每誇示人曰吾鄉  
國初諸老扶輪大雅繼起之秀其在斯乎由是知名未弱  
冠曰先人參戎任內辦駝核減案咨取家屬先生與從兄樸  
亭倉皇到甘對簿事未得白流覽塞垣撫衷先澤悉見之於  
詩當事諦知其學延主書院丙辰奉 恩詔免歸抵家拜母

夫人於堂悲喜交集嗷咽流涕曰不意今日得親色笑也明  
季補博士弟子員時季二十有五與家敬堂王蕉園朱菊墅  
金采江諸先生曰詩文相砥厲朱娛邨家蕉窗兩徵士皆爲  
傾折歲辛未

聖駕南巡學使雷公送應 召試病不赴所佗迎 鑾賦一

篇同郡錢文端公極爲擊賞有國士之目自家多難貧無負  
鄙藉舌耕曰奉母婁邀鄉薦未得售嘆曰窮達命也但得菽  
水已盡絜白之養足矣遂客游山陰令彭公署與越中詩人  
童二樹交最厚唱咏尤夥時人僣爲皮陸復生逾二季轉客  
豫章爲方伯顏公所知禮致課其子今直隸制府名檢所造

日益進先生固曰大器許之當是時西江多君子如閔照堂  
補籬彭雲樞鈕牧邨葉瘦君諸同輩相與飲酒賦詩名震章  
贛間後顏公移節閩中延主樵川書院下榻泰寧之春風亭  
弟子得其指授者無不有所成就旋奔母壻歸廬墓三季復  
襁被至江右兩主廣信紫陽講席甲午歲先生季屆六秩洩  
意辭歸時里中文社日盛每集必請是正若家春浦采芝王  
碧山諸君咸親受學嘗曰子雖不敢自居前輩諸生若發穎  
豎有干雲直上之氣能不勉爲識途老馬乎先後並領鄉薦  
爲名孝廉其樂弊成後進如此先生耿介質直議論侃侃不  
少假內實謙謹小心遇從昆弟皆如同襄狀類魁梧膂力絕

人嘗從來江中驟值大風輒助楫師挽篙沈鐵貓雖老長季  
不能及所爲詩自溱魏六朝唐宋諸大家外靡不得其旨趣  
氣格雄邁風神蘊藉洵能奄有衆長追蹤青哲錢唐袁簡齋  
選錄今雨集中甚稱之著有燉煌擊汰楚尾荔雨等集復手  
自刪定合爲五卷曰晦堂詩鈔又有梅里詩輯三十卷晦堂  
抽簾錄古文四六共若干卷卒季六十有四子三型塹堅俱  
國子生

李富孫曰吾里當 國初時王介人邁人周簞谷朱竹垞先  
徵士焯錦諸公皆曰詩文名海內稱爲極盛先生志在私淑  
力追古之立言故學有本原淡得前輩家濃雖不得用於時

而其名自足傳後向使不嗇其遇或沈溺於功名利祿之間  
未必能淹貫羣籍發爲著伦曰自見於世同時徐敬齋言先  
生詩幾出前人之上予友吳澹川謂爲真豪傑士能沛然昌  
其所欲言皆非虛語也則天之所曰成先生者不可謂不厚  
矣



從叔撝齋小傳

從叔諱惠華字可大別號撝齋卓犖負奇未竟其志自幼聰敏有至性九齡失怙哀號廢食寢越歲從師受學師詢及之不禁失聲大哭其肫摯已如此舞勺時嘗私自屬文與詩師見之大異曰爲後日必能發名成業也母高太君多病奉侍唯謹恆思自樹曰娛親心事兄盡恭同里王碧山先生傳其詩曰多至性語足徵季爻過人季十七補學官弟子繇是銳志力學并畱意儒先之書於詩文外尤愛填詞自家集及竹垞南渟融谷迦陵已至南北宋諸名家靡不博覽從祖六忍老人亟賞之許其可曰步武先公後從學於秀水錢百泉太

史太史語人曰若季雖少不意其志之遠邁如是未弱冠遭  
母喪擗踊骨立哀毀過甚遂得咯血疾曰卒季僅二十一娶  
汪孺人亦能詩踰季曰哀痛抑鬱而歿烏虜曰從叔之學與  
行而竟奮於季若此不可謂非命矣使假曰中壽則學業正  
未可量著述亦不止是是可哀也著有擬齋詩鈔一卷詞

卷

金香谷傳

金君香谷名孫字蘭之里中好善君子也景第四人君最幼  
父早卒事母極孝恆課徒以供甘旨母所嗜物煖後至終身  
不忍食性真摯待人處事一至於誠壯歲客游豫章無所遇  
而歸生平孳孳好善實力勇行未嘗有劣色里有憫字會每  
月朔君必往視焚化無少閒嘗與張贈君補葺爲扶老會訪  
里之鰥寡無告者月給之自錢歲終有不倦會廉知其人貧  
困不能度歲自青蚨數百親往致之而不自言姓氏曩徐西  
澹先生勸廣慈會自施棺槨君經理其事後木值昂貴日就  
偷薄君卽增價令加厚閱三季一舉薶齒會君於風霜冰雪

中寒瘳股粟必督率檢視務使邊骸無棄土者禾中查澹餘員外聞君之名延至郡城及海昌綜理育嬰堂事君稽筭過嚴必求其萬全無憾不久曰齟齬歸馬小齋觀察復延之曰襲行在卹之事極欲建育嬰堂於里苦乏經費乃廣募貲爲接嬰所曰傳送於郡城之堂邑侯趙公聞而嘉之曰樂善可風表其間君素坦直時有膠執一偏而於朋儕間勸善規過諄諄徃復不少假借越數日相見又復然雖人或有所厭其煩然事後思之苦口藥石味乎其言無非欲與人爲善當是非曲直絕無媿阿世態至人有無可與語則亦不復言也君善星命占卜之術所言多驗平時所與徃來者唯吾黨數人閒

嗜吟詩自詡得少陵灑然非君之至詣君無干拊兄之次孫  
爲孫慶之不啻已出季七十有四形體猶健且觸暑而病病  
一日而卒二三友人爲之視含煥鄉里之貧病老弱念君之  
施予無不歎息泣下斯可知君誠心爲善其感動人者已深  
世之知君者固有自信其素而不知君者亦見君雖齋於遇  
而好善之篤百折不撓實有人所難能後之輯志乘者載於  
義行夫復奚媿焉庶使天下盡如君之所爲則鄉邑皆善人  
而風俗益臻澤厚矣若君者豈可少哉予故書其槩且爲傳  
云

曾祖姑沈節母傳

孺人李氏先高祖觀僅公次女母施太孺人孺人幼聰慧爲  
太孺人所鍾愛季及笄歸盛澤比部員外郎沈楚珩公孫鑄  
顏時比部方謁選病歸家人會指曰百計孺人善事事四方  
賓客至者凡果蔬肴饌之屬不移時而具姑李病歿事繼姑  
張孺人唯謹未幾比部歿家遂落翁竟鬱鬱曰灰繼姑善病  
悉已家事昇孺人處之井然前後執器者二成致季盡禮越  
數載夫病癘孺人請醫奉湯藥寒暑無間後卽已疾卒孺  
人季二十有五號呼幾絕時施太孺人尙在堂聞之慟寄語  
慰勸踰季始歸甯相持泣下見者憐之先是姑歿時遺幼子

屬孺人曰吾多子已此爲汝後可也孺人拊之如已出又有  
小姑向育於舅母母歿孺人泣然告繼姑曰此沈氏女也乃  
請歸教已鍼黹變如已女長爲擇壻治喪適候補縣丞吳君  
宏道個儻有才略小姑亦已事母之禮事孺人歲時饋問常  
迎孺人至其家奉侍無失孺人之器吳君實經理其事孺人  
明大義家人事有不能決者得孺人一言立爲剖析夫從子  
震仙貧不能婚孺人佐之雖典釵珥不憎也閱十餘季繼姑  
復歿孺人一手楮柱經營器葬遠近多僭之孺人無子一女  
名寶姑甚穎敏已姑所屬之子爲嗣讀書昏娶皆孺人嚮產  
爲之繼姑旣無出又因姦宗濼復歸焉孺人夫仲弟武京贊

於吾里崔氏迺曰其子銓爲後旣而寶姑又楊季甫十三習  
詩禮善女紅孺人哭之愈痛遂一意歸梵筴清齋繡佛威黨  
咸望而生敬至疾革不亂因徧與家人設季七十五季銓生  
長梅里貧甚里人諱知孺人之節行循例由博士申大吏請  
於朝而旌焉從祖六忍老人命富孫謹摭其事曰爲傳

富孫曰孺人守節五十載值家寒連備嘗荼苦可謂難矣每  
歲必歸艸堂數月富孫纔八九齡猶及見孺人髮盡白時攜  
杖與大母情語累日行坐皆有矩度手持平尼一串誦般若  
經極變孫輩嘗指葭灣謂從祖曰我身後得葬先人故廬之  
旁常飽我曰麥飯足矣後從祖奉兩匱合葬於灣之北且爲



之立墓碣歲時致祭所旨成孺人之志并旨表孺人之苦節

云

俞節婦傳

節婦俞舒氏年十八歸同里俞在明夫故赤貧俯仰無所資氏每慰解之未嘗以貧形諸色翁姑俱年逾六旬氏曲盡婦道篝燈夜績佐菽水供甘旨不詒翁姑憂歷三載遭姑喪不能具棺衾氏鬢髻呼號經營盡瘁含殮器葬咸克成禮次季翁繼歿其竭力盡禮如卷姑時又三載夫病氏朝夕奉侍進湯藥不效既歿家壁立無所倚氏痛絕幾不欲生子雲尙在襁褓因念曰吾歿必絕俞氏矣乃隱忍撫息不灰時年二十有五兄某勸之嫁曰家貧子幼汝何所恃而能守乎氏泣不應再三喻之卒不聽於是偪之嫁無所不至氏不堪迫脅潛

攜其子忝依所親其兄復偪之氏涕泣曰  
不可奪也乃得免至是貧益甚氏日夜操俗哺其子曰或不  
能一飽至冬月無絮衣寒風凜冽恆曰絺綌  
聲未嘗少輟人或憫之與曰敗絮裝諸背稍溫  
臘如是者十餘季及子長一切昏娶俱出十指閒後子業買  
家稍裕仍紡績不休季七十七而卒乾隆四十七季里邵舉  
其事得循例請於 朝而旌其門焉

李富孫曰夫婦之誼從一而終禮所謂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曰事人者也然當處常履順欲全其  
信者猶易至艱難困厄幾幾有不能自全之執而卒矢死曰

全之爲虛若俞節婦者可謂盡苦節之貞矣

周節婦傳

禮女子幼從父兄嫁從夫故古有夫死而己身殉者然節烈與宗祀孰重若是吾於周節婦有取焉節婦褚氏年二十三嫁同里國學生周介千介千刻厲讀書素患瘵疾氏歸後病益重家貧盡鬻嫁時物以供藥餌不少憺病亟泣請於天曰身代既不獲應而歿氏即欲自縊死然方有娠翁姑勸之曰倘生男撫之成人爲夫子後不則若周氏祀何乃槌胃飲泣而止既生男翁姑喜曰周氏有後矣翁姑季俱老白首龍鍾氏奉侍惟謹凡事務得其懽心而後已奉養十餘載翁歿哭禮無所缺未幾姑亦歿時家愈貧拮据含殮踰季即營窆

皆出氏手心力俱瘁矣氏性溫和與人無競人或曰詬詈加之未嘗有忿色老季煢居一樓足不下梯遇歲時祭祀則必娑拖一杖親行拜跪之禮遺腹子永年少時訓之甚嚴不事姑息治家井井有灋永季樸實誠厚鄉黨曰是解其母教焉噫當夫歿後氏奉其舅姑曰婦兼子夏曰母兼父教其遺孤成立宗祀不絕是亦周氏之畚也歲癸卯里人舉其事請旌於朝氏年八十有四云

李富孫曰春秋書紀叔姬歸于鄗鄗乃紀五廟之所杜叔姬歸奉祭祀杜預所謂全節守義不失婦道也故春秋重錄其本末曰爲婦道勸今節婦結縵未一載而迺含涕忍淚曰

周氏祀斯誠能知大義而亦爲春煠之所裒許爾

校經廬文彙卷第十四



校經頌文彙卷第十五

嘉興李富孫旣沬

王節婦傳

乾隆五十七季里黨舉王節婦事申之有司請旌表於朝  
鄉之人莫不憫節婦之苦而道節婦之賢焉節婦劉氏王出  
也劉與王故有崔盧之好父字懷竹治家教女有灑翁聲埜  
諦知節婦姊妹之賢遂爲子用舟娶其姊甫半載而夭折翁  
曰節婦婉婉柔順又爲子繼娶節婦季僅十八用舟讀書能  
文嘗與同志爲文酒之會節婦治餽飪具盤飧咄嗟立辦顧  
困於小試鬱鬱不得志閱三載病歿節婦呼搶欲絕私念夫

蚤失恃又無兄弟止一息名恩纔三齡不忍死拊育將無重翁之悲而益九京之痛乎遂彊起事事翁客游大梁節婦支持門戶足不踰閭熒熒子立撫養邇孤至七歲痘瘍節婦一慟幾不復甦翁在客間之寄語慰喻因置一妾舉二子命曰一子爲節婦後又俱殤迺曰從子某爲後翁之在大梁也有家室之累脩艇所入祇曰給已用人或曰爲言節婦泣曰我命不辰致翁瘞子今客舍會指籛尙望翁艱劬曰養婦邪恆紡績自贍歲時祀事無缺至冬月常縫絮衣曰遺翁翁撫而泣然曰我不能顧子婦婦反念我寒乎不數載翁客歿計至節婦執卷盡禮自夫歿後翁又在外節婦傷姑匱久淹藉十

指曰營葬并爲翁築生壙而耐夫及姊於其旁大事旣舉遂  
一意佛乘及翁歿卽命子扶輿歸葬日持白衣大士咒謂滿  
十二萬徧翁匱當至誦畢果驗亦可見至孝至誠之所感已  
李富孫曰子觀古所載婦人之惠皆組紉澣濯之常至不忝  
而迺曰節烈著今節婦季五十有九守節三十餘季不可謂  
不苦其所歷歿器哭泣之事上而姑嫜下而弱息遠而數千  
百里之靈輻罔不一手楮柱葬壘祭祀必誠必信咸中禮灑  
使土氏之門戶復完是不厯曰節見重烏虜如節婦者眞勝  
一丈夫哉

李烈女傳

烈女李氏國學生鉉第二女也性柔淑貞靜嫻禮澹不苟言笑屏戶外未嘗陔輸一視人罕得見其面幼字同里錢氏子璞堂業請期矣而璞堂卒訃聞家人惴惴不設令女知閱兩月有鄰嫗來洩言其事女始聞之卽涕泗交流號哭入寢卻飲食不進家人百端勸慰終莫能解迺泣謝父母曰女不孝承父母命此身已許錢氏義不苟生已負父母有諸弟妹在父母希無悲女死無憾矣遂掩闔自製麤綌製凶服服之堅臥不起且告父母曰必已縗麻殮我絕粒七日因徧與家人訣一慟而絕父母痛之卽從其言已縗服殮季二十有五時

乾隆戊戌八月日遠近聞者莫不隕涕太息而悲傷其志焉  
女事親能孝父故多病有事不當意輒怒女常怡聲解之大  
母錢季老在堂奉侍惟謹於諸弟妹撫之甚篤曰是家人咸  
愛之方絕粒數日家人曰人乳襍水中給爲水勸女飲少許  
女覺矍然屏絕之其誓死不逆之志固已沒矣錢氏聞其事  
遂備禮迎女主祔家祠并曰兩匱合葬成女志也古者女未  
廟見而死不祔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此特爲禮之常今女  
猶未婚而捐軀曰殉其夫其義烈足曰感神人厲末俗豈得  
曰常禮格之女從弟汝龍嘗狀其事示予越四十五載里人  
始得請旌於朝予因爲之傳

李富孫曰女之從夫猶臣之事君魯伯夷叔齊未嘗事紂至  
餓死首陽之下而孔子稱之則何疑於女子之未嫁而殉其  
夫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夫死亦如之蓋男女既有行媒受娉卽有交親之誼  
故壻死必斬衰已弔如是而已身殉與夫未仕而殉其君其  
忠烈出於一致不得謂之爲過近汪氏琬傳宋烈女景昭十  
四歲守節絕粒而死余讀而憫其志今烈女從容慨慷手製  
凶服已爲服竟涕泣不食死此其守義樹節非特明於禮教  
抑實本於天性之激烈不忍苟活已易其心方之宋女殆亦  
爲禮之變而得其正者與

李氏雙貞合傳

禮偁夫婦之義從一而終夫亾而冰霜自厲之灰靡它其節苦其志可悲許嫁之夫亾而誓不改適徃守終身其節愈苦其志愈可悲二者均得請旌表呂厲風俗誠國家之盛典乃吾於兩族姑尤憫傷其志至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聖人亦許之豈特靡病於古誼而已族祖徵君穀第三女名壽筠幼嫻姆教誦詩書明禮義婉懿柔靜八歲許字松江蔡少司寇鴻業會孫景福逾四載而景福夭女微聞之每食祇鹽菜衣必故敝問之詭曰它辭對旣而兩家各返奉帖與媵幣女知之堅臥不肯起告父母曰女旣許蔡氏如不得徃終當死

爲蔡氏婦耳有鄰媪警星命母思因術已轉其志迺邀至家  
言命極貴當得二品封誥語未竟輒掩泣不食父母再三慰  
諭許俟季長歸蔡始彊起屏膏沐徹華服一似未亾人常終  
日坐臥寢室習鍼黹不輕踰閭闔與人言未嘗見齒母旣歿  
益增悲戚之色如是者十載徵君憐之知其志已不可奪翁  
大令蘭蓀亦稔知其事遂議來迎於嘉慶二十五年適蔡氏  
季二十有二里中族鄰皆嗟歎感傷爲賦詩已媵之入門素  
服拜夫主於堂淚下如磨次拜太姑洎翁一時觀者俱爲之  
酸鼻流涕旋遭翁歿九哀痛盡禮人咸偁之時徵君再從兄  
上舍培本次女季長五歲九齡字同里庠生朱鼎爵子淞夙



稟母訓通曉孝經內則諸篇越七載淞卒女聞訃不食卽毀容去鉛華涕泣欲詣夫家哀鬱成疾父母婉爲勸喻曰未成婚何自苦若是女泣曰旣許字朱願得歸曰終此身若再字它姓惟當一死曰明其志竟絕粒數日父母乃憫而許之後上舍游黔中女婁請於母欲徃守且事尊章曰代子職翁客皖久未歸亦聞而感泣令擇日逆女季二十八道光元季九月日拜夫主成禮上奉君姑極孝曲能承順熒熒一室蚤夜共鳴機紡績形影相依安之若素曰但得翁在外有孫可撫爲嗣吾之願畢矣姑亦甚愛憐之鄉里皆垂涕偁道曰謂兩貞女系出一家事在同時其誓守不遂何不相謀而相合無

不悲其志矜其節歎兩貞女之稟性嫻壹而亦見一家之臺教有自己

富孫曰明歸熙甫佗貞女論謂女未嫁而或爲其夫灰又有終身不改適者爲非禮及張氏貞節記又謂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至引夷齊而亟併之蓋甫第拘於中道不教人曰雖能後則表其奇行曰維持風化夫女子在室父母爲之許娉於人雖未婚而夫婦之分已定自不得曰灰生異其志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荆此固權乎古今之名義而制之者周禮禁嫁娼說者謂其生而未娉與未許嫁者也今兩族姑既有父母之命曰身許人則非不自知其

身之誰屬也復憐其志而許之守亦非無父母之命而自往也獨其年皆孱弱而能知大義洩然自矢不肯負其素志爲尤難烏虜彝倫道息其不顧禮義而貶節者多矣曰此爲坊猶有不知廉恥而踰之乃聞兩族姑之事亦孰不惻然傷肅然敬而歎歎悲歎不置者近世朱氏彝尊汪氏琬嘗援據禮文曰爲此有合乎從一之義它日當循例請旌建雙貞坊於里門特表其操曰厲俗焉

沈烈女傳

烈女沈氏父錫蒼桐鄉人業醫女端慧明大義事父母孝謹  
曰故絕愛憐之季十九許字同里孫君臨川子炯聰穎好讀  
書甫應童子試才名噪一時越二載將擇吉取女會炯曰攻  
苦患咯血漸成勞瘵曰灰訃至女慟哭不欲生父母多方慰  
諭女曰吾已受孫氏聘願徃孫氏曰完吾志父母惻然未得  
從其言卽日屏櫛沐布衣疏食獨處一小樓仍日課女紅稍  
暇焚香默坐淚痕時漬衿裋間父憐其志將曰歸孫氏謀而  
未定久之有媒氏來求婚者語未竟女潛聞之遂闔戶製衣  
襟續若縵自懸於梁家人聞樓上閣閣聲亟排闥趨視則已

投纆氣絕矣嘉慶二年六月日也季二十有二及殮盛暑顛  
如生蠅不散近衢人巷婦多有爲嘆息泣下者孫氏聞而憫  
之遂迎其匱與垆合葬曰主附於廟從女之志也孫君將舉  
其事請旌於 朝屬予爲之傳

李富孫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壻歿女斬衰曰弔蓋女子旣字  
卽有夫婦之分故曰斬衰之服服之則或未嫁而殉其夫者  
不得疑爲過乎禮雖然如烈女者稍忍無歿安知不卒歸孫  
氏曰完所守顧人當變故倉卒不自引淩徃徃終敗其節操  
者烈女計之勲矣誠恐須臾無歿後將欲求其歿而不得而  
慷慨捐軀曰明其志此豈出於天性與抑亦可曰風已

朱節婦傳

節烈婦陸氏季十六歸同里庠生朱稼思子復亨故讀書家貧甚僅一月而翁歿節婦哀號盡禮事寡姑唯謹逾季夫病日夜奉湯藥罔效歿時節婦呼搶仆地絕食欲以身殉值懷娠數月姑含淚勸喻再四曰若得男即可延朱氏宗祀且吾已季邁全賴婦曰活不則與婦偕死迺忍哀彊起視事爇焚子立相爲依倚旋生子名曰恢祖蓋望其恢大祖業之意然頰叩不給恆曰鍼黹謀朝夕上奉旨甘下撫孤子備脩脯從師受學俱出十指閒閱十二季姑歿凡棺衾含殮之具皆竭力如禮後子季及冠念朱氏一綫之傳惟此弱子遂拮据爲

娶婦一切娣幣之屬亦無缺既又曰翁姑及夫之高曾祖父  
母匱久在淺土卽於是冬經營窀穸合葬於祖塋之旁於是  
節婦吞聲言曰我荼苦一生所曰不卽死者因祖宗未葬子  
未成立不得不偷生人世今我大事已畢心無所憾遂徧拜  
謝戚鄰之來執紼者越六日卽投纆而死時嘉慶二十四年  
十一月日噫蓋其死已預決於夫亾之日矣鄉里聞其事無  
不悲而憫之道光三年有司具請於 朝而旌焉

李富孫曰古來曰死殉夫者史傳所載多有之然亦當審時  
度勢以定其志向使節婦於夫歿時卽慷慨捐軀相從曰死  
可不謂烈與碩寡姑在堂將屬誰曰奉養且遺娠不得子曰

撫之成立則朱氏之宗祀斬矣乃節婦含哀忍死備飲冰藥  
至二十季餘而子已能立四世之靈輻皆窆然後從容就死  
不渝初志洵節而兼烈尤爲知大義而能權其輕重者已



合肥李烈女傳

烈女李氏父某江南合肥人幼聰惠婉嫻習詩書能明大義  
季未笄許字戴生某逾二載戴生已病夭烈女聞之哭泣不  
止欲衣衰麻徃戴氏視哈殮誓守已終其身父母千方沮之  
不得卽屏膏沐服布素居常聲威有哀容時或泪下如縻一  
日其姁來思與它姓爲媒灼烈女偵知之哽咽不能語掩泣  
入寢室恐終不獲完其志是夜將半遂投繯自縊父母驚覺  
亟救不得甦視枕席間及鍼篋巾帨淚痕點點皆血翌日姁  
聞而來弔入門紙錢灰忽飛舞火光燄燄燎其髮延至衣領  
頭額幾焦爛姁惶懼無所措急蒲伏謝罪迺得免殮時面如

生時嘉慶戊寅四月二十一日年十有九父故穿殮甚薄殯於近邨有族尊長憐之欲爲之易棺衾而未設法因徃告於曆所曰女之烈如是當必有靈其願易與否卽有旨示我抵家日已暝稍頃忽聞有破門聲開戶絕無人但聽帷葍風聲颯颯然髣髴如靈來狀計遂定去殮已二十餘日時方炎熾啟棺膚體不朽腐顏貌仍如殮時無纖毫穢臭母復告之曰女而有知當好任我易衣衾視手足皆能伸屈如故易罷有香氣聞數里外一時見者莫不歎息泣下咸詫旨爲異戴氏遂迎匱與生合葬遂烈女之志也族鄰具其事申大府得請旌旨褒其烈嶧邑宰式圖爲烈女之族子備言其狀乞余

爲之傳。曰闡揚奇節，并俟史氏之采錄焉。

李富孫曰：余觀古貞烈多矣。女雖娉未昏，而名分已定，不啻夫。夫死，其至性所激發，或徃守，曰終身；或捐軀，曰從殉。皆足媿末俗，厲風教。若烈女者，性堅如金石，故哀思所結，至淚滴盡血而義魄貞魂，常凝聚不散。彼欲奪其志，曰迫之，死宜其銜恨鬱忿而不忘，而易棺衾歸戴氏。乃烈女之本志，其死後之遺烈，尤世所尠聞。且其靈之顯應，更有不止此者。恐涉怪異，不具述。明歸熙甫書：張貞女，死事，言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葬三日，祠有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柱中出。人曰：爲貞女死事之徵。是張貞女感神於未死之先，而烈女自

木箱居...  
顯異於既歿之後噫奇烈之行彰彰於感應如此而世顧欲  
泥古說呂繩之何哉

節母王太孺人傳略

從叔母王太孺人濮川明經士超公次女幼習詩書明大義  
季及笄歸從叔厚齋公時從叔承從祖薇堂公庭訓雖聰穎  
絕人恆勤學不勌太孺人箚鐙理女紅亦至夜分壬午歲從  
叔再應南巡召試取列二等金壇相國于文襄公漢爲惋  
惜偕入都延致邸第太孺人在家事君舅及繼姑楊太孺人  
盡孝謹從叔畱都門一載復從張姓峰觀察轉客中州得咯  
血疾遂辭歸太孺人日視湯藥晝夜無懈及病篤用肅左股  
和藥已進終不效而歿太孺人時年二十九呼號搶地欲已  
身殉子遇孫生纔六月長女甫七歲次五歲舅姑再三勸尉

呂撫孤幼爲亟太孺人含淚起持器禮上奉尊章下育子女  
備極艱頓遇孫稍長知讀書常勸呂毋忘父志後從祖呂進  
士謁選得郎令太孺人爲道遠不隨之任楊太孺人洎庶姑  
先後至鄖太孺人綜理家事從祖居官廉潔俸餘所入不能  
常濟所需太孺人或典簪珥呂爲子延師脯脰之資與春秋  
祀事族鄰之弔慶饋問無缺失閱十載從祖解組歸會指益  
緜太孺人親治甘旨晨昏夕膳必期於精腆摒擋嫁娶者四  
務從儉約一家之中事無鉅細井如秩如十季閒楊太孺人  
先歿次季從祖繼歿太孺人哭泣盡哀未大祥命遇孫卽於  
先塋側卜宅兆葬舅姑及庶姑呂從叔耐其旁井自爲生壙

太孺人曰此大事不可不殫心力也未幾兩從姊卒哭之甚慟越二十載而太孺人卒太孺人性嚴毅不苟言笑子女婢僕不稍假顏色姊妹五人所適皆饒於資絕不己身處寒素豔其所有自母口太孺人亡後遂不復歸濮川歲時一問省姑姊妹而已平生不佞佛未嘗入寺燒香此尤有丈夫識也從祖歿小叔僅十二歲太孺人撫視備至寢食必與俱及長爲完娶成室視富孫兄弟輩亦甚愛之遇孫旣冠入庠後受知於諸城劉文恭公曰優貢入成均季逾六十得有孫見其取婦而太孺人始被涕爲笑矣嘉慶二年有司具其事得請旌於朝郡縣志並載節孝傳中卒季八十有四道光二年

九月日曰富孫知之悉遇孫屬志其略曰乞世之君子爲撰  
傳爰謹述完節懿行曰備采擇焉



張君子鶴傳

張君諱邦樞字中之自號子鶴嘉興新篁里人文學季勤君之第三子幼聰穎舉止端謹無它好讀四子書及諸經史琅琅成誦寒暑不輟年十九補學官弟子益自奮勉博覽彊識學日進旋會廩餼遇歲科試輒列高等姚伯昂學使科試已君卷冠其曹大加僞賞名噪一時鄉試兩薦主司皆得而復失人多惜之君爲文根柢經術氣宇光昌詩賦竝淵正清雋尤工駢俪之文嘗箋注吳穀人祭酒駢體已得十之七八未卒業與兄小華弟孟堅禪春慕鏞共承家學切劘砥礪風流裙屐遠近羨僞之方謂一門羣從掇取科名相繼而起孰意

上春君遭母孺人器哀毀過禮形神蕉萃子桂生病署疽三載秋仲竟夭折季甫十三一女裁九齡又於季冬望前日君猝病夭君慥之甚間一日氣上擁頓喘噤不出聲遂歛泣而歿季廬三十有九是可哀也噫君孝及過人旣屍憂致毀復連值子女之殤想其椎心慘裂悲咽不能語君致驟殞其身豈非所謂命邪否耶誠不可得而知之矣季勤君哭之過痛君弟之子某爲後屬余爲之傳余聞之惻然迺次其行事君述其概云

李子曰君世父未名孝廉與余交契逾五十季今春擊舟至余家君之遺象煥詩賦雜藥畝余余觀其貌豐厚宜壽

而所任皆挺健拔俗無柔弱氣讀其哭子文酸痛慘摯髮  
昌黎祭十二郎文彌足悲已嗚乎如君之學問行誼同輩皆  
爲推服使天假之卒其所成就樹立豈可量哉

沈介翁上舍淑配陳孺人傳

孺人諱滿字受之嘉興清池里陳氏國子生名基季女同邑沈上舍介翁之配也自少聰慧從師受孝經內則毛詩四子書輒能曉其大義性至孝母王孺人嘗病滯下晝夜數十起孺人嘗藥滌器至顛天請代衣不解帶者三閱月疾賴已瘳父母最愛之季十七來歸於沈時舅姑泊王姑已先歿事王舅極孝謹進旨甘視寒煖常先意承志曲體已得其歡偶兩手患溼毒日親治湯液和藥塗洗迺即愈每已不逮奉舅姑爲恨歲時饗祀必絜必誠上舍閒語及舅姑遺事歎喟增唏未嘗不相對泣下待內外戚族大小疏近和而有禮馭臧獲

嚴而有恩王舅治家尤整肅孺人居常無媒語無惰容佐理亦井井然不紊遇事有智識剖浚悉當於理梱巨外不聞有言笑聲族黨俱稱其賢無閒言惟體素弱復已辱後氣芥不振然尚紉衣馨膳無少怠奄冉載餘執漸劇疾革神明不亂謂上舍曰死生命也唯爲王舅所鍾愛眎我器必過悲子其書爲勸尉又病久不獲甯親三季於茲不無抱憾焉其於身世之故及嬰孩輩悉達視一無牽戀而孥愛淡情愴然見於言詞如此卒季二十有七子男四人孺人素無鉛華甘麗之好恆衣敝食菲正好翰墨手錄唐賢詩數冊咸能背誦爲小詩不事雕刻而婉麗可風檣墓大令洛神賦具有灑則孺人

之嫵惠馴行根於至性侍王舅相夫子歷十一載克盡婦道上舍嘗言雖曰伉儷實有手足之變宐其感念悲悼之不已遂書其略曰傳屬余余諦知孺人之行因采振其辭而爲之傳

李富孫曰唐河南元稹夫人韋氏爲父母所變選壻得稹季厘二十七卒昌黎韓子爲志銘稱其所事所言皆從儀禮可永於聞今孺人之歸亦旣得佳耦而卒之季何適與韋夫人同是可憐已蓋其幽閒端靖備有凶惠肅禮裕仁罔不祇愼而代尊章曰孝養御琴瑟而靜好其賢比於韋夫人有加焉信可著其盡範曰傳於後與

馬叔子弢生小傳

弢生名叔明海昌馬小倉觀察第三子觀察配呂恭人賢而無子次室潘氏生國翔次卽叔明劉氏丁氏生仲英季傑舅弟四人叔明性溫厚幼入塾恂恂然勤於誦讀無媮閒好弄之習裁十齡而所生母卒哀毀若成人觀察命兩庶母各撫視之朝夕過庭省定出入循矩度魁子弟之過尤嗜詩畫法書凡交游中有能詩文擅書畫者心竊慕之每以縑素或扇筴轉相氣與藏弄至累篋嘗倩人寫讀書秋樹根圖索名流題詠不下數十家亦可見其志趣所在平時奉諸母以順處兄弟以和待戚獲以寬接戚鄰以敬恭家雖席豐知儉約遇

事能體人情亦不訾人過失觀察時戲門養病有良朋過從必令其出拜侍左右無怠容昌黎所謂娟好靜秀稱其家兒者也去冬觀察病甚叔明與兄若弟籲天祈請獨願以身代遂得漸瘳其至性有過人者今春邁疾僅三日而歿季甫十有七瀕危以賦命自安絕無它語噫豈真籲天而以生死相轉移耶戚族里黨之臨其柩者莫不於邑灑涕而傷其季之不永是益可哀也已

李子曰昔吳江計孝廉甫草有孺子準年十五補諸生十六而殤甫草哭之惻集士大夫誄之既又構亭曰思子屬汪編修鈍翁爲之記今觀察之於叔明愍其以父病請代逮父愈



而竟自殞其身宜其傷痛不已有甚於甫草者因述其略乞  
余爲傳余辭不足以重叔明然其性行人多能道之而死於  
篤孝則未有知之是不可無傳於後迺刻潤詮次之如此庶  
有以尉觀察悲愴之思焉爾

校經廬文集卷十五